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指南正法》完成年代上限新证

New Evidence on the Completion of *Zhi Nán Zheng Fa*

陈佳荣/Chen Jiarong

韩江水路交通与内河木质民船研究

The Research of Hanjiang River Waterway Transport and Wooden River Vessels

林瀚/Lin Han

清代巴蜀的妈祖崇拜与闽籍移民

Worship of Mazu and Fujian Immigrants into Sichuan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彭邦本/Peng Bangben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

Taiwan between Two “Mediterraneans” : From Barrier to Bridge

罗德里希·普塔克/Roderich Ptak

日清汽船会社与中国

Nisshin Kisen Company and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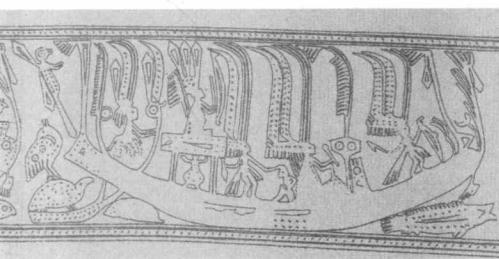
松浦 章/Matsuura Akira

海洋史研究的五大热点

万明/Wan Ming

(第七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第七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航海. 第七辑 /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325-7209-0

I. ①国… II. ①上… III. ①航海—交通运输史—中
国—文集 IV. ①F5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2165 号

国家航海(第七辑)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颛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48,00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600

ISBN 978-7-5325-7209-0

K · 1850 定价：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国家航海》编辑委员会

主办: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顾问: 杨 檬 上海交通大学

编委:(编委按照姓氏笔画排序)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施朝健	上海海事大学
刘超英	北京市文物局	柳存根	上海交通大学
孙光圻	大连海事大学	胡平贤	中国航海日办公室
张 页	上海航运交易所	席龙飞	武汉理工大学
张 威	中国国家博物馆	高德毅	上海海事大学
杨志刚	复旦大学	潘君祥	上海历史博物馆
邵哲平	集美大学	乔培华	广州航海学院

[英] David J. Starkey 英国赫尔大学

[加] Hector Williams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海事博物馆

[英] Janice Stargardt 英国剑桥大学

[荷] Jeroen P. ter Brugge 荷兰鹿特丹海事博物馆

[荷] Joost C. A. Schokkenbroek 荷兰国家航海博物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丹] Jørgen Selmer 丹麦皇家博物馆

[荷] Leonard Blussé 荷兰莱顿大学

[瑞] Marika Hedin 瑞典瓦萨沉船博物馆

[美] Robert J. Antony 中国澳门大学

[德] Roderich Ptak 德国慕尼黑大学

[英] Sally K. Church 英国剑桥大学

[英] Stephen Davies 中国香港大学

[日] 松浦 章 日本关西大学

主 编: 徐祖远

副 主 编: 年继业 丛建国 钱建国

编辑部主任: 周群华

编 辑: 温志红 单 丽 李 洋

目 录

清朝官员与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乘员的言语接触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yukyu's Drifting Ship-crew

岑 玲 / Cen Ling

001

《指南正法》完成年代上限新证

New Evidence on the Completion of *Zhi Nan Zheng Fa*

陈佳荣 / Chen Jiarong

015

胶东半岛早期航海活动初探

An Exploration of Early Navigational Activity in
Jiaodong Peninsula

郭泮溪 / Guo Panxi

020

从珠海宝镜湾遗址看岭南史前舟船文化

The Prehistoric Boat-culture in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Based on Zhuhai Baojing Bay Site

何国卫 / He Guowei

031

韩江水路交通与内河木质民船研究

The Research of Hanjiang River Waterway Transport
and Wooden River Vessels

林 瀚 / Lin Han

042

地方与外交

——从东沙岛问题看广东地方政府在主权交涉中的作用

Local and Foreign: Study on the Role of Guangdong
Local Government i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for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Dongsha Islands

刘永连 / Liu Yonglian

072

清代巴蜀的妈祖崇拜与闽籍移民 Worship of Mazu and Fujian Immigrants into Sichuan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彭邦本 / Peng Bangben	093
两个“地中海”之间的台湾岛：由分界标志变为桥梁 Taiwan between Two “Mediterraneans”: From Barrier to Bridge 罗德里希·普塔克 / Roderich Ptak	106
日清汽船会社与中国 Nisshin Kisen Company and China 松浦 章 / Matsuura Akira	119
清末广西梧州中日贸易再研究 A Reinvestigation of the Sino-Japanese Trade in Wuchow of Kwangsi during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谢雅楠 / Xie Yanan	134
海洋史研究的五大热点 万 明 / Wan Ming	153
20世纪前半叶泰国华文报刊所见之中国商品的广告 Advertisements of Chinese Products from Thailand Chinese Newspaper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王竹敏 / Wang Zhumin	159
马六甲：古代南海交通史上的辉煌落日 Malacca: The Glorious Sunset of the Transportation History of Ancient South-sea 周中坚 / Zhou Zhongjian	173
学术动态	
2013 宝德古船研究所五周年学术年会在宁波召开	180
船史研究学术委员会 2013 年学术年会在上海举行	181
第二届海峡两岸郑和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182
征稿启事	183
稿件书写规范	184

清朝官员与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乘员的言语接触

岑 玲*

(日本大阪 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

摘要:早在中国明朝初期,琉球国的历史上就有了两国交流的记录。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后半期,有很多艘琉球船漂流到了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关于这些琉球船的漂流史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等档案史料中都有所发现,其中从清朝的乾隆时代开始到光绪时代为止的这段时期,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特别多。本文从文化交涉的角度对清朝官员与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乘员的言语接触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清代 琉球 漂流船乘员 言语接触

绪 言

琉球王国位于中国的台湾岛和日本的九州岛之间,由36个岛屿组成,与中国浙江省、福建省隔海相望。因其四面环海,与外国的交流几乎都依靠海船来进行。古代中国拥有发达的航海技术,船在中国的沿海地区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因此中国与琉球国一直有所接触,两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早在中国明朝初期,琉球国的历史上就有了两国交流的记录。琉球王朝时期,琉球国王一直请求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即使在17世纪初琉球国受到日本萨摩藩(今鹿儿岛县)岛津氏入侵时,也依然维持着这一层关系。截至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灭亡琉球国并设其为冲绳县为止,中国与琉球国的朝贡关系已先后持续了5个多世纪。

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后半期,有很多艘琉球船漂流到了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关于这些琉球船的漂流史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选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等档案史料中都有所发现,其中从清朝的乾隆时代开始到光绪时

* 作者简介:岑玲,女,浙江人,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涉学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清代中日文化交流、清朝琉球漂流船问题。

代为止的这段时期,漂流到清中国的琉球船特别多。关于乾隆时代的情况,日本的田名真之先生有《琉球船的漂流·漂着——以乾隆期的事件为例》^[1]一文,说明了琉球诸岛之间存在很多依靠船而展开的交通航运的情况。关于这些从琉球诸岛出发,因遭风而漂流到清朝境内的琉球船,其所载货物的种类、数量和特性,以及它们如何进行航运的等等问题,田名真之先生并未就此展开讨论。而清代档案则较为详细地记录下了有关漂流到清朝境内的琉球船的资料。这些资料补充了琉球王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史料。通过对这两种史料的综合运用,我们可以看到,在众多琉球漂流船中,其最主要的航运目的是从琉球诸岛往那霸的琉球王府进贡米谷。由此我们明了了米谷、棉布、砂糖和芭蕉布在琉球国内的流通情况。^[2]

关于这些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笔者曾对漂流船所载货物的原产地和流通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但对这些琉球漂流船上的船员在漂流到中国后,清政府与这些琉球漂流难民们的言语交流的问题,还未能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希望能在此篇文章中,从文化交涉的角度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清代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

明朝以后,中国与琉球国的关系变得日益活跃。琉球国作为一个海洋岛国,海上的交通非常重要。由于受其周围环境的影响,琉球船在海洋中行驶时,如果遇到飓风等海难,多数会漂流到中国的沿海地区。随着琉球国与清朝政府朝贡贸易活动的日渐稳定,来往于琉球国与中国之间的海船日益增加。由于海上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和当时航海技术的局限性,海船遭遇飓风漂流到中国境内的漂流船不断增加。在《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有370余条关于漂流到中国的琉球民间漂流船的记录,其中有21条提到了船的尺寸大小或是船的类型。

1. 乾隆二年(1737年)九月二十六日浙江布政使张若震奏报抚恤琉球国遭风难民折

乾隆二年九月……据象山县详覆……这是大琉球差船,差往宫古山,装棉花粟布的,舵工一名,水手九名,六月二十日装了棉花、粟布,在宫古山开

[1] [日]田名真之:《琉球船的漂流·漂着——以乾隆期的事件为例》,载《第八回琉中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2001年,第119~140页。

[2] 岑玲:《清代檔案に見る琉球漂流船の積荷——米穀を中心に》,《南島史学》第75、76合併号,2010年,第55~72页;岑玲:《清代檔案に見る琉球漂流船の積荷——綿布を中心に》,《千里山文学論集》第84号,2010年,第147~168页;岑玲:《清代檔案に見る琉球漂流船の積荷——砂糖を中心に》,《文化交渉》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院生論集創刊号,2013年,第391~402页;岑玲:《清代檔案に見る琉球漂流船の積荷——芭蕉布を中心に》,《南島史学》第77、78合併号,2011年,第86~97页。

船,二十四日在洋遇颶。[1]

2. 乾隆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福州将军社图肯奏琉球国飘(漂)风难民照例
抚恤折

本年七月十七日有琉球国小船一只,遭风飘到本县梅花港地方,船内水
稍共九人,船身长四丈一尺,阔一丈三尺,并无损坏。[2]

3.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署理浙江巡抚熊学鹏奏琉球国飘风难民照例
抚恤折

……遇风漂流至玉环长沙洋面……查验船内番人共四十名,船身长八
丈有余,梁头一丈九尺,装载米粟、绵花、绵布、黑绳等货……系琉球国中山
王辖地八重山岛人。[3]

4.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初六日浙江巡抚三宝奏抚恤琉球国遭风难民折

据宁波府象山县知县钱曜详报……系琉球国中山人……漂去杉板小船
一只……查验该船身长六丈二尺,梁头一丈七尺七寸……船内番目船户人
等共二十九名。[4]

5.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三宝奏琉球国遭风难民漂至境内
循例抚恤折

……奉化县知县李溥会同稟称……二十六日有番船一只漂流到境……
查验,该番船长九丈一尺五寸,梁头阔二丈一尺五寸,桅舵无损,查点番人共
四十七名……船载米粟、苎布、牛脯、牛皮、木耳、海鼠等物……据书是琉球
国所管太平山人,每年到国王处上纳米粟、苎布等物……四名系头目,宪章
等四十三名系舵水。[5]

6.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初一日浙江巡抚觉罗吉庆奏抚恤琉球国难民护送赴
闽折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北京)中华书局,第1页。

[2] 同上书,第85、86页。

[3] 同上书,第126、127页。

[4] 同上书,第152页。

[5] 同上书,第179、180页。

据镇海县知县汪诚若稟……船身量长五丈九尺,计十三舱,中舱均已损漏,筇缆亦多破坏,船上番人连舵水共九名……写供船主名比嘉,系琉球国内泊府人,本年六月三十日由本国八重山装载米粟三百包进纳国王。^[1]

7. 乾隆六十年二月初三日浙江巡抚觉罗吉庆奏抚恤琉球国难民护送赴闽折

乾隆五十九年八月据象山县详报……船身量长二丈八尺,阔一丈……询称,系琉球国泊县人,船主名比嘉,舵工、水手四人,六月内装载薪木由泊县往本国忍纳府货卖。

又于九月内据署乐清县朱埙详报……船身量长四丈三尺,阔一丈五尺……供系琉球国泊县人,船主名系数,舵工、水手八人,六月内由泊县装载小米三百余包并芝麻、烟叶往本国砂川货卖。^[2]

8. 嘉庆十六年(1811年)八月十五日福建巡抚张师诚奏琉球国遭风难民扶恤折

……译讯得大城等八人俱系琉球国满村人,每两人驾坐自置独木小船一只,八人共坐驾小船四只,并无桅篷、杠楫、货物,亦无船照,只有鱼网、钓具、鱼刀、杂物,在该国海边捕鱼度日……七月十七日漂到闽安镇地方。^[3]

9. 嘉庆十八年七月十一日福建巡抚张师诚奏琉球国遭风难民扶恤折

伊良波等三名系琉球国姑米山人,坐驾独木小船捕鱼度日。嘉庆十八年四月十四在马齿山放钓,遇风漂流。二十五日漂至台湾金鸡貂海边。^[4]

10. 道光五年(1825年)六月二十七日护理山东巡抚布政使讷尔经额奏琉球国遭风难民妥为扶恤折

本月二十五日据文登县代行典史玉书山稟报……有琉球国夷船一只遭风飘泊海口,查无银两、货物,止有夷人四名,木箱、行箱各二个,查验该船约长二丈七尺余……询据写称系琉球国首里门泊人,于五月十六日四人驾船装载薪木出海,赴国陨府售卖。^[5]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253、254页。

[2] 同上书,第268、269页。

[3] 同上书,第445、446页。

[4] 同上书,第459、460页。

[5] 同上书,第625、626页。

11. 道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讷尔经额奏琉球国遭风难民照例扶恤折

据署荣城县……申报，六月十六日该处海口有飘到夷船一只……该船量长三丈，船上载有夷人四名，黄牛三只，豆、麦、小米五包……大琉球国那霸府人……在本国海岛赶集贩卖牛只、米豆。^[1]

12. 道光十二年九月初十日福建巡抚魏元烺奏琉球国遭风难民循例扶恤折

……译讯该难夷……等六名俱系琉球国太平山人，驾小海船一只，并无军器，本年三月初十日在该国装盐三十五包欲往该国属北山府贸易。因风不顺至四月初四日遭风……初八日遇营船护至福鼎县辖内港湾泊。^[2]

13.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福建巡抚刘鸿翱奏扶恤琉球国遭风难民折

……译讯该难夷武克教是船主……通船十人均系琉球国并城郡满邑人，驾坐小船一只，船内带有独木小脚船三只，并无牌照、军器……往本国属宫古岛洋面捕鱼……至四月初一日漂至涌山洋面。^[3]

14. 道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江浙两省送到琉球国遭风难民照例扶恤折

难夷岛袋即袁肇声等十八名均系琉球国那霸府东西村人，坐驾小海船一只，船身长五丈，梁头阔一丈七尺，杉板脚船一只，并无军器、牌照，于道光二十四年……粮米一千二百一十七包、蕉布九十七疋运回那霸府交纳……于六月十四日从太平山开船……至二十一日漂收江苏盐城洋面。

又难夷……坐驾小海船一只，船身长五丈二尺，梁头阔一丈三尺八寸，杉板脚船一只，并无军器、牌照，于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到八重山催齐粮米二百五十二包装载下船……通船计共九人……至四月初四日漂收浙江太平县辖洋面。

又难夷玉城等三名俱系琉球国那霸府人，坐驾小海船一只，船身长三丈六尺五寸，梁头阔一丈一尺，并无牌照、军器，于道光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在那霸港开船，往本国属叶壁山岛装载柴片……至二十八日漂收浙江定海县辖洋面停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 688、689 页。

[2] 同上书，第 706 页。

[3] 同上书，第 832 页。

又难夷三良比嘉等……俱系琉球国那霸府人，并载牌照明白坐驾小海船一只，船身长七丈五尺，梁头阔二丈二尺，杉板脚船一只，并无军器，于道光二十四年……奉差驾往本国属宫古岛催运粮米……通船共计一十七人……六月十三日从宫古岛开船……至二十日漂收浙江象山县辖洋面停泊。^[1]

15. 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闽浙总督刘韵珂等奏琉球国遭风难民照例 抚恤折

……难夷比嘉等五名俱系琉球国那霸府人，坐驾小海船一只，并无军器、牌照，于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在本国那霸港奉差开往太平山岛催运粮米……至闰五月十三日漂收山东海阳县辖洋面。

又难夷大岭等八名俱系琉球国久米村人，坐驾小海船一只、小脚船一只，并无军器、牌照，于道光二十六年五月初五日在那霸港奉差开往宫古岛载运粮米。另有同村……三人搭船到宫古岛上岸。初六日船到该岛装载小米、棉花，于六月初七日在该岛开船回籍……至十五日漂收江苏川沙厅辖洋面。

又难夷玉城等五名俱系琉球国濑田村人，坐驾小海船一只、小脚船一只，并无牌照、军器，于本年闰五月十四日开往宫古岛买办粟米。六月初五日在该岛开船回籍……至十六日漂收江苏如皋县辖洋面。^[2]

16. 道光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福建巡抚徐继畲奏琉球国遭风难民照例 抚恤折

……译讯该难夷津茄山即山口子系船主、舵工……通船原共五人，俱是琉球国首里府人，坐驾小海船一只，并无牌照、军器，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本处国头岛地方载运薪木，驾往本国原与那原地方售卖，至二十日坐船驾回……至本年三月初七日漂收霞浦县辖三沙洋面。^[3]

17.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二日闽浙总督王懿德奏琉球国遭风难船照例 抚恤折

……译讯该难夷蔡克让供称……通船原共九人，俱系琉球国那霸府人，坐驾小海船一只，船身长三丈六尺、梁头阔二丈一尺，杉板脚船一只、并无牌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 867、870 页。

[2] 同上书，第 880、882 页。

[3] 同上书，第 910、911 页。

照、军器、本年四月十一日奉差往太平山岛催运粮米。彼时值有搭客……本处置买靛青十五埕……装载船内运往太平山岛售卖。又有……二人系太平山岛差役、奉派往那霸府公干事竣附搭回籍。是以通船共计二十二人，是日由那霸港开船……十七日至沙埕洋面湾泊。^[1]

18. 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九日闽浙总督何璟奏琉球国难人循例抚恤折

……译讯据供，监良仁是船主……通船一十一人俱系琉球首里府人，驾坐小海船一只，于本年三月在八重山开船来闽，忽遇暴风飘至浙江宁波府辖洋面。^[2]

19.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闽浙总督何璟奏琉球国遭风难人循例抚恤折

据淡水县送到琉球遭风难人向德明等六名……俱系琉球国那霸府人，驾坐小海船一只，于十月初四日开驶来闽……十一日漂至台北府辖洋面。^[3]

20. 光绪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闽浙总督杨昌浚奏琉球遭风难人抚恤折

琉球遭风难人郑邦选等七名……俱系琉球那霸府人，驾坐小海船一只，于上年九月二十三日开驶来闽，在洋遭风漂至广东、香港。^[4]

21. 光绪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浙江巡抚崧骏奏琉球遭风难民抚恤折

稟据镇海县船户等报称，本年六月初四日……当即驶救查有难夷三十二人……均系琉球国中山府冲绳县人，船主安里勾……于五月十三日由琉球府开船，往葵松地方销售烟叶、米麻等货……该船梁头二丈，船身计长七丈三尺，约有二十余千斤货物可装。^[5]

在这 21 条典型事例中，或说明了琉球船的类型，或详细记录了琉球船的尺寸大小。从清代档案史料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琉球船，其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是琉球本岛的那霸、中山和泊村（即泊府、泊县）。这些船只往来于琉球群岛和琉球王府之间，从事着进贡物品等活动。但是从清代档案来看，也有一部分的琉球船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 950～952 页。

[2] 同上书，第 1130、1131 页。

[3] 同上书，第 1135、1136 页。

[4] 同上书，第 1150 页。

[5] 同上书，第 1162、1163 页。

在琉球国近海海域从事着捕鱼、贸易等活动。^[1]

到了清末，单纯的从事民间航运的琉球船仍然存在，这在前文提到的清代档案中就有记录。可以看出，在琉球王朝时代，以运送贡米为目的，往来于八重山群岛和那霸琉球王府之间的琉球船是络绎不绝的。此外，在琉球群岛之间，以“小海船”即“小脚船”等为代表的中小型的琉球船的航运活动也十分活跃。

根据记载，载着剩余船货的琉球漂流难船都被送往福建省，由当地政府负责整修船只，同时根据琉球漂流难民的意愿，就地变卖货物，最后搭乘琉球国的朝贡船回国。清朝政府对这些琉球漂流船予以优厚待遇，赏给衣粮、银两等，以让这些琉球国的漂流难民能顺利回国。

二、清朝官员与漂流到中国的琉球船乘员的言语接触

当这些琉球船的乘员漂流到中国后，与当地的政府官吏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其言语接触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呢？以下的清代档案史料可以提供参考。

1. 乾隆十五年七月初三日福州将军德敏奏琉球国护送难民船来闽照例免税折

据台湾府禀报，淡水八尺门地方飘流小船一只，内有生番四名，言语不通，观其状貌似系琉球土番等语，亦经督臣飞饬护送来省，并令……琉球通事译讯，系该国所属马齿山番人，捕鱼出海，被风飘流。^[2]

2.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浙闽总督杨廷璋奏琉球国飘风难民照例抚恤折

据浙江台州协副将奇尔赛、台州府知府苏光弼各禀称……船内约四十人，衣服言语各别……内有番人一名认识汉字，据写出系小琉球国太平山人，连通事共四十一人，载有米粟皮绳等物，赴大琉球进贡。闰六月初九日从太平山出口。^[3]

3.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五日署理浙江巡抚熊学鹏奏琉球国飘风难民照例抚恤折

据宁波府象山县知县鲁光先禀称，赴船查验，乃系琉球国船，并无通事

[1] 岑玲：《清代中国に漂着した琉球民間船》，《南島史学》第79・80合并号，2012年，第44～55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33、34页。

[3] 同上书，第67、68页。

之人，语言不懂，当即着其书写，据书我是琉球国那霸府人，船内共有二十七人，奉令差往八重山装载米粟归至本国。[1]

4.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三宝奏琉球国遭风难民漂至境内循例抚恤折

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十日据鄞县知县张天相、奉化县知县李溥会同稟称……有番船一只漂流到境，询问……言语不懂，查有能书汉字者一人，据书是琉球国所管太平山人，每年到国王处上纳米粟、苎布等物。今于六月十四日开行，船载米粟等项前往琉球国上纳。于六月二十二日在洋遇飓，驾驶不定，漂流天朝地方，幸船桅均无损坏，船内向宣烈……四名系头目，宪章等四十三名系舵水，带有刀枪是防贼盗的，求护送到福建省城就可回国去了等语。[2]

5.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山东巡抚觉罗长麟奏驶救琉球遭风民船折

据青州府属之诸城县知县姚学捷稟称……该县亲赴查询船上水手人等共十六名，均系圆领大袖，言语不通，内惟一人粗识字义，当令将来历写明。据写大意，名叫安仁屋伊等，俱系琉球国中山王该管西村民人，装载货物领照出洋，要往该国太平山公谷（宫古）岛换粟。[3]

6. 嘉庆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浙江巡抚阮元奏抚恤琉球国遭风难民折

据定海县稟报……内有琉球难番十一名，并盐、茶、苎布等物相应移知等语。该县查难番言语不通，内有识字之人，给予纸笔令其书写，伊等系琉球国泊府人，船户永照屋，舵工金城，水手比嘉、大城、系数、翁长、金城、桃原、阿嘉、安庆田、仲村渠等共十一名，闰五月二十一日自泊府装载各物开往宫古岛售卖。[4]

7. 嘉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陈若霖奏琉球国遭风难民抚恤折

据定海县稟报，查验该难番等八人蓄发挽髻，身穿长领大袖衣服，彼此言语不通，内有粗识汉字之人给与纸笔令其书写，据称俱系琉球国那霸府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124、126页。

[2] 同上书，第179、180页。

[3] 同上书，第215、216页。

[4] 同上书，第386、387页。

人，舵工古波藏，水手并城、新垣、金城、石川、岛袋、比嘉、宫城共八人奉本国王差赴麻姑山装载米石。于本年五月十二日从那霸洋开行。^[1]

8. 道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浙江巡抚承瀛奏抚恤琉球国遭风难民折

兹据定海县禀报，查验该难番等二十二人蓄发挽髻，身穿长领大袖衣服，彼此言语不通，内有粗识汉字之人，给与纸笔令其书写，据供俱系琉球国那霸府人，船户比嘉，舵工大岭，暨水手阿嘉等共二十二人，本年闰三月初二日装载盐、茶等物欲往太平山载米。二十二日在洋猝遇飓风船被损坏，漂流到此。^[2]

9. 道光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奏抚恤琉球国遭风难民折

据署定海县知县陈殿阶禀报……亲诣查验船已破损，载有米粟等物，难夷十七名言语不通，给与纸笔书写，内有一名粗识汉字书称，俱系琉球国人，船头伊敷筑登之等共十七人乘船出洋，遭风漂流恰遇兵船救带进口。

又据该署县陈殿阶禀报……诣验船损不堪，带有小船只。破船内装有米石等物，该夷人言语不通又不识字，当查难夷伊敷筑登之等一起内有西表首里大屋子一名粗识字义，即令其识认代写，据称伊系琉球国人，船主知花亲云上，内共五人。^[3]

10.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山东巡抚觉罗崇恩奏琉球国人遭风漂至东境循例抚恤折

据海阳县知县禀报……船内有蓄发夷人五名及铁锅、碗碟等件，并无货物、行李及违禁之物……查讯该夷人均言语不通，内有一人略识汉字，给与纸笔，据书一名比嘉、一名及嘉、一名知念、一名安里、一名照屋，均系琉球国中山王民人，渡海遭风漂流至此。^[4]

11. 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督办军务闽浙总督左宗棠奏琉球国遭风难民循例抚恤折

据署定海厅同知许嘉德禀……查验该难民六名蓄发挽髻，身穿长领大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521页。

[2] 同上书，第559页。

[3] 同上书，第770页。

[4] 同上书，第873、874页。

袖衣服，彼此言语不通。雇觅略悉夷语之人译讯，据称同船六人，船主阿伽七咽东，舵工呐格哩，水手嗒开暹、阿嘞喀赉、哪嘛暹科、科伽暹均系大琉球人，住纳法府纳法山。船内装有糖、盐、茶叶等件，自五月初六、七日从大琉球出口，要往小琉球，不料在洋遭风。^[1]

12. 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浙江巡抚李瀚章奏琉球国难民漂流到境循例抚恤折

据镇海县知县许嘉德禀……查验该难番等蓄发挽髻，身穿长领大袖衣服，言语不通。内有三人尚谙中国字句，即领书写据称，向文焕、容思恭、薛锦和均系琉球国首里府人，带案之东仁传、平得禄、卜逢太、喜屋武、山田、金城、仲村渠七人均系从人、水手，其余金城、当间……等现在船中，亦是琉球国人，在本船充作水手，共二十五名。由本国装载米粟等件，于本年六月十一日开船。^[2]

13. 光绪二年八月初七日浙江巡抚杨昌浚奏琉球国遭风难民循例抚恤折

据署乍浦协副将彭大光、海防同知徐臯、署平湖知县姚光宇会衔稟称船身约长六、七丈，阔二、三丈，船上共有遭风难民二十五人，均系蓄发挽髻。船中装有食盐一百七十三包、粗茶叶十九包、石灰六包，此外并无别物。言语不通，内有粗识汉字者，授以纸笔书称，船主名林克旺，其余舵工、水手……等共二十五人，俱系琉球国人，欲往本国八重山贩运粮米，船内盐茶帶往该处销卖。^[3]

以上 13 条清代档案史料记录了清朝官员与琉球国难民进行言语交流的情况。从这几条典型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大多数的琉球船乘员与清朝官员是“言语不通”(1、4~13)或者“语言不懂”(3)的，即无法直接进行语言上的沟通。而为解决这一问题，采取的方法有“着其书写”、“有粗识汉字者，授以纸笔书称”(2~13)，即以文字的形式来和琉球国难民交流。也就是说，琉球国难民与清朝官员以纸和笔来进行笔谈式的对话。

关于其具体的沟通经过，《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所提供的档案史料并未详细记载。但是 1882 年漂流到中国浙江省临海县近海海域的琉球“城间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较为详细的信息。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 1037、1038 页。

[2] 同上书，第 1060、1061 页。

[3] 同上书，第 1106、1107 页。